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六十三

列傳二百十四

王洽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王洽臨邑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丘二縣服闋改長垣汰冗費寬重徭掃除蠹弊政聲大起洽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為一方最四十年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亦以廉能聞當天啟初諸臣彙進洽亦有力焉遷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推轂及魏忠賢逐南星洽即乞罷不許五年四

月御史李應公希忠賢指劾洽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五月召拜工部右侍郎攝部事言四司歲額四十九萬二千有奇而薪炭二十六萬在其外今積逋至百五十八萬乞立法考成所司逋七分者鑄四級改調以下遞減從之十一月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召見群臣偉洽貌即擢任之明年春陳軍政十事曰嚴債帥曰修實備曰核實兵曰衡將材曰覈欺蔽曰懲腹削曰勤訓練曰釐積蠹曰舉異才曰弭盜賊帝並褒納時插漢虎敦兔西并順義王卜石兔之衆移駐歸化城欲得順義舊賞宣大總督王象乾與之約馬

價三十二萬外歲予新賞銀八萬一千大同巡撫張宗衡以插部衰弱宜戰不宜款疏爭之甚力帝喜頗嚮之召諸大臣于平臺詰問良久洽及閣臣並主王象乾策款議遂定尋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不下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神宗初總督張佳引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業有成績而豪右不便忽復中止其後巡撫汪應蛟行之河間亦有顯效今已墾者聽其荒蕪未墾者曾不議及以天施地產之利置之

不問而日講求生財之術為養軍之資不大失策乎
乞敕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
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即命行之嘗
薦監司楊嗣昌梁廷棟邊才後果大用其年九月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衛
督師袁崇煥巡撫解經傳郭子琛總兵官祖大壽趙
率教滿桂侯世祿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勢分兵
寡力不能拒

大清兵遂深入帝憂甚十一月召對群臣侍郎周延
儒言中樞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既不能預授方畧遏

之塞外又不能整厲士馬禦之域中誰任本兵決裂
至此簡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
悚強敵宵遁帝領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
之明年四月洽竟瘦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抗
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絀
帝方惡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于洽不少貸厥後都
城復三被兵中樞咸獲免死人多為洽惜之

梁廷棟馭陵人父克從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廷棟舉
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禮部歷
儀制郎中天啟五年遷陝西右叅議撫治西寧七年

調永平兵備副使時督撫以下咸為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乞終養歸崇禎元年八月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叅政十一月

大清兵克遵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即擢廷棟右僉都御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畧報可及督師袁崇煥下獄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兵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及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帝環顧廷臣無可用者特召廷棟代之時兵事未解羽書旁午廷棟剖決無滯而廷臣見其驟用不能無忤給事中陳良

訓首刺之其同官陶崇道言廷棟數月前一監司耳
俟而巡撫俟而總督俟而本兵此非國士之遇哉乃
所報何如也其在通州時疏言遵永易復良固難破
自謂料敵神算今何以難者轉易易者轉難且請躬
履行間隨敵追擊自謂此報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
血何遂銷亡也其謂制敵之策不端在戰似矣而伐
謀用間其計安在因言叛將黑雲龍麻登雲家屬宜
恤漕運總兵官不宜增以刺廷棟帝既却崇道言廷
棟復疏辨乞一岩疆自効且言軍機密臣入告于皇
上出告于諸鎮者又不敢抄傳故外廷猜疑日甚帝

優詔慰留未幾工部主事李逢甲劾廷棟虛言無實
浮氣未融崇道又言頃臨洮兵露宿安定門外廷棟
指以民居可宿遂爭入致闕固原入衛軍乏餉廷棟
謂民間有糧何得全仰計部身任中樞發言激變宜
賜處分帝皆不納時徵天下兵恢復永平四城至五
月四城始復廷棟以調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錦衣
僉事八月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
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陰為加派者不知幾百
千萬陛下知之乎夫陛下所用以安民者守令也臣
不敢言其貪者第就其名正言順者言之如朝覲如

考滿如行取如推陞少者費至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是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也而曰民窮于遼餉何也陛下所用以察吏者巡按也臣不敢論其貪者亦就其名正言順者言之如查盤如訪緝如餽遺如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是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也而曰民窮于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全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之愁苦自若也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之懽忻猶故也疏入帝俞其言

下戶部協議戶部尚書畢自嚴何廷棟意即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釐之外再加三釐於是賦增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亦咨怨而部臣乃謂民情樂輸相與造飾奸言其欺罔悞國如此已陳釐弊五事曰屯田曰鹽筴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其說至為切要又極陳陝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汙者以紓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褒納廷棟居中樞歲餘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之然任智行私不為朝所重明年三月給事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弘勛納叅將胡宗明三千金請囑兵部廷棟亦發弘勛及錦

衣張道濬通賄鬻權狀兩人遂下獄兩人為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廷棟謀并去之以己代其位釋中樞重任永光果去御史水佳引者弘勛郡人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司官手書且言縱奸人沈敏交閩薊撫劉可訓納賄營私廷棟疏辨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主挿部撫賞事廷棟薦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賞國棟頗為奸利而廷棟庇之後佳引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上疏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事頗有狀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間住去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代楊嗣

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屢陳邊事咸見嘉納明年七月我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都城戒嚴山後地
廷棟所轄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
請督師兩人恒怯不敢戰言官交章論劾兩人益懼
度解嚴後且懼重譴日服大黃藥取瀉求死

大清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塞兩人遙尾之不敢近至
九月朔鳳翼果卒踰數日廷棟亦卒已法司定罪廷
棟果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廷棟既沒其父克從尚
在後賊破鄆陵避之開封及開封被淪亦被于水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長興知縣行取入都擬授兵科給事中久之命不下改注禮部主事四十三年冬以兵科無人明遇始得命即掌科事極言郵傳病民列十事以獻明年正月以軍政拾遺奏彈僉書左府成國公朱純臣掌錦衣衛右都督李如楨及遼東薊鎮福建三總兵不職純臣有與援疏留不下未出視事明遇復彈之言純臣為方從哲門人怙首輔之勢致彈章久格生群小覬覦之心隳累朝黜陟之典不報時廷綏屢奏大捷首功積至二千甘肅亦報斬首三百七十明遇疑其不實請

命新按臣嚴核亦不報五月上疏極陳時弊言今春
以來天鼓兩震于晉地流星屢隕于清豐地震二十
八天火九石首雨粟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
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
至相食黃河大溢水至稽天兼向者太白經天輔星
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
或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為皆誣天拂
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
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
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挿部覬賞可憂

三黃河泛溢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
可憂五鼎鉉不備樑棟常撓可憂六群譁盈衢訛言
載路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
五漸繼之大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舊漸如隕籜
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塗
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
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途窮
楊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
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
可不寒心哉又雜引天文書以證時事凡數千言皆

極危切帝亦不省時齊楚浙諸黨方合力排東林以
明遇與東林通惡之明年二月出為福寧兵備僉事
遷寧夏分守叅議天啟元年召為尚寶少卿二年進
太僕少卿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三年二
月南京地再震疏言根本重地豈宜屢動毋亦高皇
帝神靈有所不安耶田夫蠶婦疾力耕織以供天子
之求其力已竭而傳造之題派大浮內監之料價踰
額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奪元元奸邪並生赭衣戴
道而良民又以無辜橫死犴狴二不安也吳中豪民
負田宅子女侵奪閭里避征徭而使單門下戶代受

其困三不安也水陸營卒衣食不充而將吏貪暴既不撫恤又侵牟之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好亂談兵說劍家藏禁書挾雞鳴狗盜之才者固不橫金張蓋輝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淮南咽喉之地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篡取獄囚劫殺長吏此非細故而上下相蒙匿不以告六不安也願陛下穆然深思反躬修行以上承天心不報自永樂中齊王博以罪廢其子孫世居南京號齊庶人久而繁衍多為不法有奢鑑者魁岸饒機智日者言當奇責以自負遂納結奸人懷異志明遇設策捕獲之并其黨十餘人寘之

法餘悉解散時東西用兵寇盜屢發明遇設標兵千
八百人建營伏虎山因為亭臺資登眺會魏忠賢亂
政其黨謀盡逐東林以明遇嘗疏救御史游士任給
事中薛國觀遂劾明遇黨庇徇私營求速化忠賢即
矯旨革職未幾鎮撫司上汪文言獄詞明遇與馬南
京御史李時馨又劾明遇賄結文言且擅創亭臺有
所乾沒遂削籍下撫按逮治坐贓千二百金遣戍貴
州平溪衛莊烈帝踐阼詔釋還崇禎元年五月起兵
部右侍郎明年三月進左侍郎俄拜南京刑部尚書
四年六月兵部尚書梁廷棟罷召明遇代之甫視事

即陳四司宿弊在職方者五武庫者二武選車駕者
各三帝悉採納楊鶴之被逮也明遇上言秦中流寇
明旨原許撫勦並行固謂勦其渠魁撫其脅從與夫
渠寇乞降亦從撫脅從負固亦從勦也若使勦脅而
撫渠已降復叛而亦撫陽降陰叛而亦撫則撫既滋
玩勦必不威賊之蕩平無日矣今鶴以無功就逮聖
明特借以策厲行間將吏耳至撫勦機宜原不中制
倘諸臣因鶴之逮而諱言好生將無辜被脅之人盡
膏斧鉞諸賊聞之絕其生路必有困守死關反側生
變者宜亟敕新督臣洪承疇布告遠近俾陷沒之城

邑速復著名之賊首必誅其黨餘能殺賊自効或赤身歸命者仍許以不死即神一魁劉金輩果立奇功亦一體敘錄而諸將善撫馭如吳弘器等仍與陞擢庶賊黨日孤蕩平可俟帝亦納之時帝銳意重武科所收技勇絕倫士有點落者帝惡兵部官試驗不稱旨革郎中王陞等職餘貶級降俸有差明遇請與同罪不許帝之遣內臣出鎮也閔寧馬雲程議設標兵巡撫丘禾嘉阿其意即請列之經制明遇持不可五年正月山東賊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以巡撫余大成計奏遣兵部主事張國臣往撫之無何賊陷黃縣

及平度州遂圍萊州剽掠益甚中外爭言不可許明
遇持議益堅及總督劉宇烈棄師潛逃萊州圍轉急
明遇計無所出五月萊州推官屈宜揚躬入賊營議
撫賊佯許明遇遂請降敕赦之賊益得計至七月誘
執巡撫謝璉及中官徐得時等中外震駭明遇始知
撫不可恃議調關外兵南征我

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榮與中官王坤等謀遣使議
和饋金帛酒宰諸物

大軍即旋事聞帝惡其尚擅召對明遇等于平臺明
遇力為榮解帝不悅詰責之逮榮下吏于是給事中

孫三傑力誡兩人交關悞國其同官陳贊化呂黃鍾御史趙繼鼎繼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疎庸憤事命解任候勘久之以故官致仕八年京察拾遺復及明遇帝不問十五年四月用薦起南京兵部尚書明年左良玉畏賊逼率舟師東下南都震驚明遇急移檄諭之會李邦華赴召亦貽書責讓良玉即旋師嘗陳戎務八事帝俞之七月有言其毫不任事者遂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鳳翼代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廣寧兵備副使以憂歸天啟初起右叅政飭遵化兵

備三年五月遼東巡撫聞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銳意修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盡責之己甚懼即疏請嵩守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既抵關以八月出關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各障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山海為根基寧遠為門戶廣寧為哨探其意嵩守關與承宗異議時趙率教駐前屯壑田練卒有成效及袁崇煥滿

桂出守寧遠關外規模畧定忽有傳中左所被兵者
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
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于四年正月東行鳳翼語
人曰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殺我也國家即棄
遼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棄之何害今舉世不
欲復遼彼一人獨欲復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詆為
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將建帥府之非以撼承宗承宗
不悅舉其言入告乞命廷臣禱議關外土地人民果
當棄否帝優詔報之以鳳翼不可共事下部議去留
適鳳翼遭內艱遂解去承宗復上疏為世龍等辨因

詆鳳翼才鄙而怯讖聞而狡工于趨利巧于避患朝議以既去不復問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年九月以三王之國加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寧光先劾鳳翼撫保定時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時窮治逆黨諸建祠者俱入逆案中鳳翼以邊臣故獲宥三年起故官代劉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與諸將馬世龍等協謀復遵永四城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廕錦衣指揮僉事鳳翼以西協單弱疏陳增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

儲遠哨探數事從之已復謝病去久之召為兵部尚書鳳翼庸懦無戡亂才帝以其久歷邊陲倚任之六年二月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召對平臺諭以為國任事潔已率屬鳳翼頓首退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五錢安能致赴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餉帝並從之給事中周純修李世祺御史葛徵奇以兵事日棘相繼劾鳳翼溺職鳳翼亦連疏乞休帝皆不許七年以恢復登州功加太子太保七月

大清兵西征，插漢旋師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華職贖杖總督張宗衡閒住。帝以為輕責鳳翼，對狀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強、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總督陳奇瑜以招撫債事，給事中顧國寶因劾鳳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即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討中原群盜，言官以承疇不能兼顧，請別遣一人為總督。鳳翼不能決，既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鳳翼請移江北巡。

撫揚一鵬鎮鳳陽防護皇陵溫體仁不聽鳳翼亦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陷鳳陽犯皇陵朝野震駭言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桐城孫晉以鄉里為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闌者笑之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鎮鳳陽尋推盧象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賊已蔓延不可制矣給事中劉昌劾鳳翼推總兵陳壯猷納其重賄鳳翼力辨昌貶秩調外已而鳳翼言勦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為期

督臣承疇以三萬分布豫楚數千里地力薄又久戍
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
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既
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
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賊在閩內者屬承疇閩
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閩則承疇合勦于豫盡入閩
則象昇合勦于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番
迭出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
因糧于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
馬多行疾一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

繭難馳衆寡飢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乎
乞嚴敕兩督臣以一二萬人為一軍俾前茅後勁中
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為賊制今賊大勢東
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
越我兵從西北窮追尤易為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
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
討賊帝優詔不允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則行
軍機要自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
必斬級今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則在

外何所適從願樞臣自今凡可掣督撫之肘者俱寬
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
守奇正錯出滅賊何難今不惟不能滅乃今日破一
軍明日又殺一將今日陷一邑明日又殘一州若止
罪守令而不及巡撫豈法之平願樞臣自今凡可責
諸撫之成者勿寬文法俾加磨礪可也帝納其言江
北之賊自滁州歸德兩大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內鄉
浙川大山中關中賊亦由閩鄉靈寶與之合鳳翼請
敕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
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勤而督理二臣以

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以為然尅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鳳翼雖建此策而總理象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山賊竟不能滅至七月我

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賜上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命中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犄角皆退怯不敢戰于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

州相繼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鳳翼憂甚己巳之變
尚書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黃
藥病已殆猶治軍書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
即以九月朔卒己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
勦寇功有詔敘復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
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溫體仁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
意圖道責乃竟以畏法而死

陳新甲長壽人舉于鄉為定州知州崇禎元年遷刑
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閩外要地
非才不授新甲外飭邊備內撫安軍民甚著勞績四

年大凌新城被圍援師雲集皆賴其征繕及城破坐
削籍巡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之未報監視中官馬
雲程亦以為言乃報可新甲上言臣使過之恩下于
監視疏恐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受不許尋進副
使仍蒞寧遠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焦源清巡
撫宣府值殘破之餘戎備益壞新甲遍歷塞垣凡前
人足跡不至者皆躬親閱視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
頽弓矢甲仗朽敝狀屢疏請于朝加整飭邊防賴之
楊嗣昌為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
內艱歸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

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少詹事黃道周上疏力詆忤旨切責既抵近畿會

大清兵深入內地詔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沒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倚仗終不敢戰明年春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劾新甲前後逗撓新甲憤歷陳功狀言呈瑞挾讐帝不問既赴鎮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政練火器禁侵漁等十事報可麾下卒夜譁新甲請罪不允給事中戴明說嘗劾之帝以輕議重臣停其俸帝才新甲甚

召代傅宗龍為兵部尚書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
至尚書者時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不敢任故新
甲得為之陛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常言惟言
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通兩京咽喉
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並採用之俄陳樞政四要及
兵事四失帝即命飭行十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
福襄二王被難鐫新甲三秩視事舊制府州縣城郭
失守者長吏論死宛平知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
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議言有司能兼顧鄉城
即與優敘若四郊被寇與失機並論帝即從之然是

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嗣昌卒於軍中新
甲舉丁啟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龍孫傳庭
並以微罪繫獄新甲于召對時薦其才退復上章力
薦兩人獲用亦新甲力也尋論秋防功復所鑄秩時
錦州破

大清兵圍己五月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
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
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
甞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請遣職方郎張若麒面
商于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

分力弱議持重以待帝以為然而新甲固執前議若
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新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
新甲又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
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以八月次松山
遂為我

大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由海道遁
還言官請罪之新甲力庇復令出關監軍錦州圍未
解承疇又被圍于松山帝深以為憂新甲不能救十
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燦劾其寡謀悞國請速令舉賢
自代不納三月松山錦州並為我

大清攻破若麒復自寧遠遁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
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
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貴為援與司禮王德化
尤昵故諫官言不能入當是時李自成縱橫河南開
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
關討賊先後陷沒賊勢益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
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初新甲以南北
交急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
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于帝帝佛然召

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
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己言官
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言言官駭愕交章劾
陞陞遂斥去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
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
日新甲所遣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脉之置几上其
家僮悞以為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
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留中不下士亮懼得禍候
命數日髮多白己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
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

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光時亨倪仁禎初言不可宥既乃日營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耶遂棄新甲于市新甲為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荅無滯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洩機事且章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見帝力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慙而退初新甲自陽和入都門黃霧四

塞識者以為不祥果如其應

論曰國家當多事之際尤重本兵欲得其人洵非易易也王洽五人皆當時以才望簡任中樞者而其所措置亦不過如此自餘彘彘者又烏足論耶

明史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二百十五

孫承宗 丘禾嘉 袁崇煥

毛文龍

劉 策

魏雲中

張宗衡

趙光忭

范志完 楊繩武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貌竒偉須髯戟張與人言聲
殷瑻壁爲縣學生嘗授經邊郡遊飛狐拒馬間直走
白登又從統干青波故道南下結老將戍卒訪問要
害扼塞用是曉暢邊事萬曆三十二年登進士第二
授編修進中允挺擊變起大學士吳道南以啓承宗
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貴妃不可深問麗保

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公宜密揭啓至尊親，決道南如其言事，遂定出典應天鄉試。發策著其語中，黨人忌將以大計出之。學士劉一燦保持獲免，歷諭德、洗馬、庶子。充日講官，熹宗即位，初御講筵，內閣言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承宗爭曰：「上冲齡，藉我輩啓沃。若講官聽內閣芟改，又視中人忌諱，則講筵爲無人矣。」承宗爲人沉毅，有智畧，達於政務，傑然負公輔望。而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頗眷。」承宗天啓元年進少詹事，時瀋陽相繼爲

大清兵所破舉朝洶洶御史方震孺請罷兵部尚書
崔景榮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可用至遼
承宗會極門相率下拜曰願公出身爲社稷計遂共
推爲兵部右侍郎專主東事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
再上不許二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未幾
大清兵逼廣寧王化貞棄城走與熊廷弼俱入關兵
部尚書張鶴鳴懼罪出行違帝亦急東事遂拜承宗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越數日命以閣
臣掌部務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
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

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
守於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畧
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
吏用小兒沾沾將帥上致令解體邊事小勝小敗皆
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闕入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
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
東屯田教策帝褒納焉時邊警急京師一夕教驚闕
部大臣苟且幸無事而言官議論益紛擊承宗乃請
下廷弼於理與化貞並讞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御
史李達給事中明時舉以德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

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
備邵可立以警有位之醜黷者既止諸人並獲遣兵
部尚書王在晋代走虜經畧遼東而王象乾先以兵
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無他才惟用
財物啖西部相羈縻莫以老得解去而已及是在晋
之出也深倚象乾謀用西部以襲廣寧象乾恭之曰
得廣寧不可守也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倚山海以
衛京師耳在晋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舖以
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榮孫元化等爭不得
奏記于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

身往決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賜鱗玉銀幣抵關詰
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
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
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
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
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四萬倒戈舊城下將開
關延入抑閉關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
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敵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
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塞以待之是敵之潰
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專畫

閔守將盡撤藩籬日閔堂與畿東無寧字矣在晉無
以難承宗乃議守閔外監軍閔鳴泰主覺華島袁崇
煥主寧遠樹在晉持不可舊監司邢慎言張應吾逃
在閔力佐之主守中前所而已初化貞等逃自寧遠
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
守邊前哨遊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鋪承宗
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可守與在晉深言不應
遂有易經畧意還朝言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
此前日經撫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
閔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吏匿閔內無能轉其畏

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心以謀殺此臣與經臣
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築八里鋪重城曷若築寧遠
要害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衝與覺華相犄
角敵窺城則島上卒旁出三岔三浮橋繞其後橫擊
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之惟幕必
不可近閩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虜
人之論遼事不可爲也其他割置軍事又十餘既帝
嘉納無何御講筵承宗面陳遼務力言在晉不足任
帝乃改在晉南京兵部尚書并斥迹臣慎言等而罷
築重閩議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帝大喜命以原

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
不從中制而以鳴表為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主
事鹿善繼王則古為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
御門臨遣賜尚方劍坐蟒閣臣送至崇文門外既至
關命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
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榮杜應芳繕
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
程崙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採木而令遊擊
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于前屯
遊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先練騎卒叅將揚應乾

募遼人爲軍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額無紀律且多冒
餉有營軍僅四十而將領至十七人者承宗大閱逃
將汰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之甲所救
難民七千發爲前屯兵而應乾所募令出戍寧遠咨
朝鮮使助聲援犒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登帥
沈有容進據廣鹿而身以春防詣登萊度進取朝議
方急遼不許也大將應詔被劾承宗請用馬世龍代
之而以尤世祿王世欽爲南北帥聽世龍節制且爲世
龍請尚方劍言文武共事但當汰其庸懦不當輕其
事權因極言侵官掣肘之弊請勿令御史監軍帝皆

可之世龍既受事承宗爲築壇拜行授鉞禮趙率教
已守前屯驅哈喇慎諸部出之外而撫場猶在八里
鋪總督王象乾專主撫事議開水關撫之關內承宗
不可乃定高臺堡時

大清兵委廣寧去遼遺民居之插漢部以告有孚有
孚欲挾西部乘間殲之冒恢復功承宗下檄曰西部
殺我人者罰如令全活者千餘人帝好察邊情常命
東廠遣人諳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
竊政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陶文等四十五人賫
內庫神砲甲仗弓矢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以白

金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帶頒賚將士而賜承宗
蟒服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閩巡寧遠在
道聞之立繕䟽以中使觀兵自古有戒爲言帝溫旨
報之歸而使者至具杯茗而已閩鳴泰之爲巡撫也
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快求
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詆鳴泰巡閩御史潘
雲翼復極論其罪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而以張鳳
翼爲巡撫鳳翼怯復主守閩議承宗不悅復出閩巡
視副將王牧民主撫揅部欲託其行報揅部入犯承
宗不顧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世

龍請守中後所而崇煥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
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令大壽興工崇煥及滿桂守
之先是虎部竊出盜掠率教捕斬四人象乾欲斬率
教以謝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極戍中右護
其兵出採木爲西部朗素所殺承宗怒遣世龍勸之
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爲殺極者以獻而增
市賞千金承宗不悅方既爭而象乾遭憂候代承宗
患主教者撓已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用請罷已不
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命止總督
推而鳳翼謂置已死地大恨與其鄉人潘雲翼萬有

孚力毀世龍以撼承宗無何有孚爲薊撫岳和聲所
劾益疑世龍與宗煥構陷乃共爲浮言撓出閔計給
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雲翼繼之承宗憤抗疏
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門庭外勢既辨我
促敵二百里外與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不見宋
割地乎予而又予至於無可予退而又退至於無可
退已事可鑒也蓋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
將進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遠左而寧遠覺華終不
可棄復爲世龍辨而發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者故侍
郎世德子也爲廣寧理餉同知城陷逃歸象乾題爲

廣寧道僉事專撫插漢乾沒多至是以承宗言被斥
鳳儀亦以憂歸朝命喻安性代而廷臣言總督不可
裁命兵用先督薊遼代象乾承宗惡本兵趙彥多中
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以困之朝議不可而止時寧
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
置連山大凌河連界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
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爲
矣故用文移往復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
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初方震孺遊士任李達明時
舉之謹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擢楊鎬熊廷弼

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
許譽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不納會承宗叙
五防劾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乃遣中官劉應坤等賫
帑金十萬及他物賚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襪佐以
金幣當是時魏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
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
忠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遼念
抗疏帝弗省往在經筵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
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
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

內主公立蓋粉矣忠賢悻甚繞御床哭帝亦爲心動
急令內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
祖宗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
道飛騎止之又諭九門守奄承宗入齊化門者反接
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襜被
置輿中後車惟鹿善繼而已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崔
呈秀徐大化連䟽誅之至比之王哀李懷光云承宗
乃杜門求罷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
去留論冒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尚書崔
景榮持之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

承宗奏報承宗方令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
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大將世欽世祿副將
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而
言官論世龍不已至九月而有邠河之敗將士死者
四百餘人語具世龍傳於是臺省劾世龍並及承宗
章䟽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先已累加
左柱國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遂加特進光
祿大夫詹子中書舍人賜蟒銀幣行人護歸而以兵
部尚書高第代爲經畧無何喻安性亦罷遂廢巡撫
不設初第力托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內承宗駁之

第深憾明年寧遠被圍乃既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爲承宗罪連章醜詆承宗告戶部曰第初泄關常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給五萬人餉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後忠賢違其黨梁夢環巡關欲傳致承宗罪無所得而止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立車營水營造甲冑器械弓矢砲石渠荅鹵楮之具合數百萬關屯五千頃寧遠屹成雄鎮會

大清兵不大入而承宗防守最亦少敗歟後叙寧遠功廢子錦承世千戶莊烈帝即位任晉入爲兵部尚

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及元儀熒惑振輔壞關事
又嗾臺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二年十月我

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爭請召承
宗詔以故官駐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對平臺
帝慰勞畢問方畧承宗具對帝稱善曰卿無庸往通
也且爲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闕
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闕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
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人疾馳抵通門者
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
兵楊國棟登陴固守而

大清兵已薄都城承宗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復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遼東前鋒總兵官也偕崇煥入衛見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賚手書慰諭大壽而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大捷莫得厚賞城上人群詈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

罪是以奔還今當出搃朶頽然後東身歸命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戮又將以大砲盡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挂節制因訛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乃叅扎諭大壽令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而已代爲剖白大壽許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優詔報之命承宗移鎮關門承宗抵關遣將朱

梅面諭大壽令整兵勤王大壽即發步兵千八百入
關而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大壽妻左氏
又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歛兵待命時清兵出關闕城
被劫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乃遣遊擊祖可
法等率騎軍四營西戍撫寧三年正月大壽入關謁
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列其
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衆心釋然時我
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遷
安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
大清兵遂向山海關離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等

力戰

大清兵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接關門西繞永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關平復建昌聲援始接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兵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京莫利先進天子敕下詔督趣諸將亦時戰攻然莫能克復承宗議先取灤州令東西諸營並進而親詣撫寧督之五

月十日大壽及張春丘朱嘉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諸鎮尤世祿吳自勉楊麒王承恩繼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將王維城等亦入遷安我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北還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諸將謝尚政等亦復遵化帝爲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力辭太傅不受而屢疏稱疾乞休優詔不允朵顏東不的及覆承宗令大將王威擊敗之復賚銀幣先以冊立東宮加太保及神宗實錄成加官亦如之並辭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閣臣議去留不能決特遣中書賚

手詔慰問乃起視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山錦
州還入關復西巡過關三暢十二路而返因條上東
西邊政八事帝咸採納承宗初守關關一品者三載
法當考滿加息被劾不敢移吏部是年五月部始奏
聞詔加太傅兼食尚書俸陞尚寶司丞資蟒服銀幣
羊酒復解太傅不受初右屯太凌河二城承宗已設
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毀至是丘禾
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廣
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太凌河以漸而進兵部尚
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我

大清兵大至圍敕周承宗聞馳赴錦州達吳襄宗偉
往救大敗於長山城中糧盡援絕守將祖大壽力屈
出降城復被毀廷臣追咎築城非策交章論禾嘉承
宗承宗復連疏引疾十一月優旨許之賜銀幣乘傳
歸言者追論其喪師辱國奪官閒住並奪寧遠世廕
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事而極言禾嘉軍謀抵牾之
失帝報聞而已家居七年中外屢請召用不報十一
年我

大清兵深入內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
人拒守明日城破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

有六子舉人鈐尚寶丞鑰官生師生員鎗錫從子鍊
及孫之沆之滂之滌之浩之滙從孫之澈之澂之泳
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嗟
悼命所司優恤當國者揚嗣昌革格之但復故官予
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謚文忠王在晉字明初
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部曹歷監
司由江西左布政使擢巡撫山東進副都御史總督
河道泰昌時遷添設兵部左侍郎天啓二年署部事
三月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薊鎮天
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吾歸

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爲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臻改勅書事削籍歸卒高第字登之灤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經畧薊遼未數月以懼劾罷崇禎二年冬

大兵破灤州第竄免丘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鄉試好談兵天啓時安邦彥反捐資制器協擒其黨何中蔚選祁門教諭以貴州巡撫蔡復一請遷翰林待詔叅復一軍崇禎元年有薦其知兵者命條上方畧帝稱善即授兵部職方主事三年正月薊遼總督梁廷棟入主中樞銜總理馬世龍遠節制

命禾嘉監紀其軍時禾平四城失守樞輔孫承宗在
關門聲息阻絕薊遼總督張鳳翼未至而順天巡撫
方大任老病不能軍惟禾嘉議通關門聲援率軍入
開平二月

大清兵來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己分畧古冶鄉禾
嘉令副將何可綱張洪謨金國奇劉光祚等迎戰抵
灤州甫還而

大清兵復攻牛門水門又督叅將曹文詔等轉戰抵
遵化而返無何四城皆復寧遠自畢自肅遇害遂廢
巡撫官以經畧兼之至是議復設廷揀力推禾嘉才

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轄山海關諸處永嘉
初蒞鎮

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永嘉督諸將赴救城獲全
登萊巡撫孫元化議撤島山兵于關外規復廣寧及
金海蓋三衛永嘉議用島山兵復廣寧義州右屯廷棟
慮其難以咨承宗承宗上奏曰廣寧去海百八十里
去河百六十里陸運難義州地偏去廣寧遠必先據
右屯聚兵積粟乃可漸逼廣寧又言右屯城已隳修
築而後可守築之數必至必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
錦州錦州繞海而居敵難陸運而右屯之後即海據

此則糧可給兵可襲始得爲發輒地奏入廷棟力主
之于是有大凌築城之議會禾嘉許祖大壽大壽亦
發其誣私承宗不欲以武將去文臣抑使弗奏密聞
於朝請改禾嘉他職四年五月命調南京太僕卿以
孫穀代穀未至部撤促城甚急大壽以兵四千據其
地發班軍萬四千人築之護以石柱土兵萬人禾嘉
往視條死議以上工壘成廷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
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燾舉令回奏禾嘉懼盡
撤防兵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八月

大清兵抵城下掘濠築牆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

州大道城外據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馳
入錦州與總兵官吳襄宋儒合兵赴救離松山三十
餘里與

大清兵遇大駭長山小凌河間互有傷損九月望
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襄偉出戰不勝乃
入城二十四日監軍張春會襄偉兵過小凌河東五
里築壘列車營爲大凌聲援

大清扼長山不得進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樂靳
國臣孟道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夜趨小凌河至長
山接戰大敗春及副將洪謨楊華徵薛太湖等三十

三人俱被執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戰殺大壽
不敢出凌城援自此絕敗書聞黎朝震駭孫穀代禾
嘉未至而罷改命謝璉璉畏懼久不至後兵事亟召
璉駐關外禾嘉留治事及是聞敗移駐松山圖再舉
言官以推委詆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
而已大凌糧盡食人焉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獨副將可綱不從十月
二十七日大壽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
投誓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
錦州守將而留諸子於

大清禾嘉聞大凌城砲聲謂大壽得脫與襄及中官
李明臣高起潛發兵往迎遂大壽偽逃還遂俱入錦
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爲
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六日

大清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砲擊乃退大
壽入錦州未得聞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疏聞于朝
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後不警引罪請死于是言官
交劾養者飭禾嘉而帝于大壽欲羈縻之勿罪也新
撫璉已至禾嘉猶在錦州會廷議山海別設巡撫詔
罷璉令方一藻撫寧遠禾嘉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山

海乘平尋論禁減召蒙罪賅二秩巡撫如故永嘉請
爲監事中官設標兵御史宋賢詆其諂附中人帝怒
貶賢三秩永嘉持論每與永宗異不爲所喜時有詆
謀既遭喪疾走論蓋不容遂堅以疾請五年四月詔
許還京以楊嗣昌代令其妻代陳病狀乃命歸由未
出都卒明世舉于鄉而任至巡撫者隆慶朝止海瑞
萬曆朝張守中艾穆莊烈帝破格委用得十人丘民
仰宋一鶴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
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則皆以微勞致位而陳新甲
官最顯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爲人慷慨負膽畧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扼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關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莫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馮錢穀我一人足守此邊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召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敕經畧並在晉令崇煥移駐

中前所監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
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荆棘
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在晉深倚重
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然崇煥薄在晉無遠畧不盡
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爲非策爭
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
能出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寧遠
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
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資強敵
承宗謀于總督王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

揮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馭重城議集將吏謀所守周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那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承宗鎮關門益倚崇煥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崇煥嘗核虛伍立斬一校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其果于用法類此三年九月承宗決守寧遠倉事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疎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

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
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造工遂爲關外重鎮挂良將
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爲盡力由
是商旅輻輳流移集遠近望爲樂土遭父憂奪情
視事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
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先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
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尋以五防叙勞遣兵構副使
再道右叅政崇煥之東巡也請即復錦州右屯諸城
承宗以爲時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
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

之自是寧遠且爲內地開疆復二百里十月承宗罷
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
移其將士于關內督屯通判金啓倬上書崇煥曰錦
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
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
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
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
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並撤寧前二城崇煥
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
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連山塔山守具

盡驅屯兵屯民入關委粟米粟十餘萬死亾載途哭
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不許十二
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我

大清知經畧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
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偕大將挂副將左輔朱梅叅
將大壽守恪何可綱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
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効死乃盡焚城
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
通判啓傑具守卒食辟道土行人撤前屯守將趙率
教山海守將揚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

大軍進攻戴楮穴城天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
發西洋巨砲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而
潛保亦以礮死啟保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
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穀督城工
理軍民詞訟大得衆心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試
百戶初中朝開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
守無善策經畧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
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
僉都御史璽書獎勵桂等進秩有差我
末清初鮮圍分兵數萬略覺華島殺叅將金冠等及

軍民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鎮關門
大及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禡裨
麒至見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並褫官去而以王
之臣代第趙率教代麒我

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
自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魏忠賢
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叙功
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廢錦衣千戶崇煥既解圍
志漸驕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崇煥以之
臣奏留桂又與不協中朝慮憤事命之臣專督關內

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崇煥虞廷臣忌已上言陛下
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
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
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
無不足顧勇猛圖敵必讐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
則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
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
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偕應坤用率教
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第所棄舊土
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廢錦衣崇煥進所廢爲指揮

僉事崇煥遂言遼左之壤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砲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先是八月中我

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吊且以覘虛實我

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

大清方謀討朝鮮欲藉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

盡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
意恢復乃棄

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
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
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
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
爲

大清所服諸將乃還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
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
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議和所致

四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
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
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
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
重成功也故棄敵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
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帝優詔報聞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
代又以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
入大凌五月十一日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督中官用嬰城守

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
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統
出

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
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
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
黍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撤山西
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
大清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中官應坤
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砲距擊而

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挂身被數矢

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
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捕寧
錦大捷挂率教功爲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赦
錦州爲暮氣崇煥遂乞休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
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爲所喜七月遂允其歸而以王
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教功文武增
秩賜廩者數百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
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廩忠賢亦不許未幾熹宗
崩莊烈帝即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

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註左侍郎
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
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殷促上道七月崇
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
畧對曰方畧已具既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
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
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
愬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
聊以是相慰爾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
責效奈何崇煥慨然自矢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

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
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
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
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
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
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
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挂尚方劍
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
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搆不得竟其志
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

養遼入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走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圖致急效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旨答之賜璘玉銀幣疏辭璘玉不受是月川湖築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

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
淳于燕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
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
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
抵閩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令捕
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叅將彭簪古
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
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
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閩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
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

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始終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喇慎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致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叙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帶廢錦衣千戶崇煥始受事即欲誅

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遠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逃回乘虛襲殺

大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遼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

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爲犄角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

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被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
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
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
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
攻城南爲

大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

大清兵征朝鮮并規勦文龍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

島中時

大清惡文龍驍後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
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
輒敗衄而歲糜餉無筭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
名濟朝鮮實關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
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尚
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
煥心弗善也嘗既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
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
不讓崇煥謀益來五月末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

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佛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叅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

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曰爾有十二斬
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
軍馬錢穀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
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
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
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
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蕃
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
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
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

災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達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
止白骨如葬九當斬輩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給冕
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功
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殺十二當
斬數罪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
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
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
滿門封廕足酬勞何悖逞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
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
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尚方劍斬之帳前

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悼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棺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叅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叔文龍敕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擣將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太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

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聚合老穉四萬
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于今
不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
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
主帥心漸携益不可用其後至有叛去者崇煥言東
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
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
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綱
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
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二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

十餘萬城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文龍既死甫
踰三月我

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即督
大壽可綱等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所歷撫寧
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
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
教戰沒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
自盡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沙
河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

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

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棻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殺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

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赦解大

壽以故德崇煥懼并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
招大壽乃歸命方崇煥在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
微及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常移書止
之龍錫故主定逆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弘
勳史莖輩謀興大獄爲逆黨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
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莖
弘勳繼之必欲並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
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二千里
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崇煥既縛
大壽潰而去武經畧滿桂以趣戰急與

大清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初崇煥誤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微決矣。

劉策字範董武定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保定新城知縣行取授御史疏劾太僕少卿徐兆魁復力爭熊廷弼行勘及湯賓尹科場事賓尹雖家居遙執朝柄嗾其黨逐攻者孫振基王時熙已而給事中劉文炳劾兩淮巡鹽御史徐縉芳遂言策入葉向高幕干票擬策同官陳一元則向高姻親顧權利時策按宣大疏言文炳爲賓尹死友代韓敬反噬昔年發奸如

振基時熙輩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無私交爲辨雪
文炳策屢疏相詆南京御史吳良輔言文炳一疏而
彈御史縉芳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彈詞臣蔡毅
中焦竑及監司李維禎他波及尚多人才摧殘甚易
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詆斥天下寧有完人策復
詆文炳倚方從哲爲水山苟一時富貴不顧清議一
元論銓政當譏切向高時方按江西見文炳疏憤甚
歷詆文炳陰事且曰向高行矣今秉政者從哲文炳
鄉人奴顏婢膝任好爲之御史馬孟楨亦言敬闕節
竇真既斥兩侍郎兩給諫謝之矣乃伉直之劉策攻

擊不休而同發奸之張篤敬復驅除將及何太甚也
疏入帝皆不省策憤謝病去時攻兆魁廷弼賓尹董
者黨人率指目爲東林以年例出之外至四十六年
秋在朝者已無可逐乃即家徙策爲河南副使辭疾
不赴天啓元年春起天津兵備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西召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五年十月御史潘
汝楨劾策爲東林遺奸遂削籍崇禎二年五月起故
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薊遼保定軍務策雅員清望用
兵非其所長甫蒞任我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內地策不能禦被劾祖大壽東

濟策偕孫承宗招使還明年正月與總兵張士顯並
逮論死棄市縉芳晉江人候命爲御史與李邦華周
起元徐良彥李炳恭全被五鬼之目入言路首爲顧
憲成請謚劾天津稅監馬堂九大罪有敢言名比巡
兩淮頗通賓客賂遺被劾坐贓天啓中遣戍一元候
官人在江西賑饑有法移疾去黨人用年例出之外
不赴官天啓初起歷應天府丞五年夏御史余文縉
請削向高籍并及一元遂落職崇禎初復官溫體仁
柄國心惡一元附東林而以爲己門生也引嫌不召
卒於家

魏雲中字定遠武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項城
知縣擢御史劾禮部侍郎史繼偕南京兵部尚書黃
克績又劾太僕少卿徐兆魁貪穢狀未幾劾誠意伯
劉臺臣又持熊廷弼行動及韓敬科場議尋劾文選
郎中周應秋納賄鬻官歷詆其所用達東巡撫張濟
雲南布政使薛士彥湖廣提學副使董其昌且言應
秋受事引進匪人流毒天下給事中吳亮嗣詆雲中
借端掃除吏部吏部尚書趙煥亦爲應秋辨雲中遂
劾煥曲庇屬官亮嗣諂吏部亮嗣復言雲中入臺數
月排擊史繼偕等八九人又劾匪人之說設無形羅

網雲中再列諸人罪狀痛詆亮嗣帝皆不問黨人大
嫉之遂以年例出爲甘肅僉事辭疾不赴天啓元年
起通州兵備召爲尚寶卿三年冬屢遷右僉都御史
巡撫寧夏自哮拜亂套寇乘之毀黃峽宿寇諸口三
石關墩堡漸廢官兵不敢上賀蘭山賊反居內雲中
繕堡鑿渠興屯練士明年十二月魏忠賢惡其爲東
林罷歸崇禎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王象乾張宗衡
爭插漢款勅議尚書王洽請令雲中行違還言象乾
策善款議始定雲中乃列上八事訪屬部厚偵探謹
內外恤將卒修營舍復額兵定功罪擇守令帝褒納

之象乾請老郎命雲中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
西軍務都城被兵帥師入衛三年流寇陷山西州縣
被劾罷歸家居修城築臺以禦寇鄉人賴之久之卒
張宗衡臨清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理評事天
啓初累遷松江知府常微服夜出手搏盜扞究爲息
數與織造中官李實忤實怒劾之以憂歸五年起知
歸德遷北口道副使加右叅政七年調昌平加按察
使尋加右布政使五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張翼明巡
撫大同大同自俺荅受封塞止息警者六十年邊備
盡廢順義王卜石兔微弱揅漢虎墩兔西侵盡有其

衆遂遣將貴英哈率百餘騎臨宣府新平堡索賞守將誘殺之甕城虎墩兔大恨擁五六萬騎毀墻入抵鎮城大殺掠翼明及總兵官渠家楨不能禦又不以實聞巡按御史葉成章劾家楨及叅將邢萬民而不及翼明莊烈帝初即位方惡邊臣欺玩欲重懲以儆其餘召大臣詰問大學士劉鴻訓爲翼明解帝不聽已論翼明家楨死總督張曉成邊邊臣始畏法宗樹承殘破後引宿將滿桂爲助大修邊防虎墩兔自犯大同揚言爲中國護邊時擁衆索順義故時額賞朝廷患之起王象乾爲宣大總督令任款事象乾足撫

議語載其傳中宗衡初與同議後變其說力言宜戰
不宜款檄總兵王牧民副使宋統殷閉不許通市象
乾不悅宋衡上疏言自揅部駐歸化城去大同僅三
百里閱時三月未敢近大同一步我固無如揅何揅
亦無如我何則以饑寒窮困揅與我不異爾揅賴撫
賞爲命兩載不領資用已竭加以巢穴未定半懷携
貳東西馳驅勞頓已甚其駐牧處草根皆盡馬瘦如
柴暴骨成莽屢索我迎風諸禮望款不啻望歲而我
墮其計中厚遺以金繒牛羊米粟諸物是揅本窮而
我固富之揅本弱而我固強之我有利不得自利又

轉奉以爲利豈不痛哉使彼有纖毫懷德之意猶之可也乃往來講義其魚焦之狀悖慢之詞至不忍聞彼窮餒猶如此草青馬肥憑陵狂逞可勝道哉臣謂惟此時可以圖挿幸聖明速決帝報曰戰守乃禦邊長策挿即受款豈可弛備宗衡既知款不足恃當實圖戰守無取空言象乾以宗衡撓成議上既言臣款事已成乃口血未乾遽示不信坐致決裂臣所不忍請下廷臣博議專任撫臣建千古之烈帝乃責宗衡先後異議令象乾協謀畫一以聞兵科給事中陶崇道力言宗衡議不可許帝納之宗衡復上疏曰挿賞

新者八萬一千加以馬價大同二年二十四萬山西
兩年十萬宣府十八萬遼東兩年四十萬共百萬矣
當此三空四盡之秋忽舉百萬以款敵臣實不解謂
不款能惠我耶臣抵大同九月矣未嘗談一數字彼
亦未敢近邊謂借款方可修備耶臣方造火炮演車
陣整器械葺邊垣何嘗一日不修備彼亦何能禁我
之不修以挿之疲甚饑甚困窮甚忽睹此百萬金錢
一去而不返也臣安得不痛憤乎撫敵何如撫士資
寇何如滅寇臣揣時度勢計當如此而時局不容請
賜罷斥象乾亦再疏陳利害且乞去帝時欲振威塞

上頗善宗衡言以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召對廷臣於
平臺出二䟽示閣臣韓爌李標錢龍錫爌奏借款修
備不相妨帝曰市賞以何年始爌奏督臣議定一年
帝曰元年至今乃是兩年止新賞八萬猶可若并許
遼東卜永二部舊賞及諸邊市賞力安能繼爌奏宗
衡雖言百萬實不及半所云市賞者彼來貢馬我始
給賞乃祖宗羈縻法標奏宗衡不欲效故言多費其
實戰守本長策今不過借此修脩耳龍錫奏遼乃永
卜之賞原未全許帝曰市賞八萬六千馬價又三十
二萬更增新賞八萬毋乃太多因召問兵部尚書王

洽洽奏宗樹振飭邊備頗有可觀至其請戰之疏自有別情帝問故洽奏宗樹誤聞言官拾遺及已故借此求去其所言邊費宣府二十三萬大同十二萬山西五萬合之四十餘萬則係馬價所謂互市也帝曰款賞不宜太多多則不如與戰且今已費四五十萬洽奏此五十萬本小反青永邵卜卜石兔三家之賞今悉爲插部所并故欲移以與彼帝曰順義破滅我不能庇反奪其賞以與人可乎洽奏順義乃守邊部落今插漢亦爲我守邊故并求舊賞帝曰倘卜失兔未死奈何龍錫奏卜失兔妻子部落已爲插部收去

帝終以費多爲疑洽奏今議款不過藉以修戰守備
帝曰未款之先人猶講備既款之後人皆懈弛誰復
修備與諸臣詰問久之洽奏宗衡議戰欲得京營馬
萬五千火器三萬計一馬費二十金當三十萬一火
器費三十金當九十萬此百二十萬安能驟應且餓
死邊墻下者皆永卜部落非盡挿部之人宗衡但知
挿部饑疲易勦不知自吞并諸部之後人馬衆盛耶
戰亦豈能必勝帝曰永卜二部既爲挿部所逐賞之
無名不可輕予輔臣請命督撫二臣再虔懷商度可
之已而竟如象乾議宗衡憤朝議抑已抗疏力辯詆

象乾專任王牧民之非且求罷斥不允其年十月宗
衡以重費難繼終必敗盟宜及時自奮因陳揅十四
可圖圖揅十四方畧帝令與樞臣密計會畿輔被兵
其議遂寢三年夏撫桑總兵王世忠散撫賞銀多所
侵盜揅部咸怨朝受賞募即剽掠議者多咎宗衡壞
款起釁宗衡憤復上疏詆主款之謬力求斥罷不從
其事亦旋定四年春宣大總督魏雲中罷擢宗衡兵
部右侍郎代之是時揅部實衰而邊臣不知猶歲給
賞賚如故明年五月我
大清舉兵西征直抵歸化城虎墩兔先已遠竄遂旋

師入大同宣府境沙河得勝二堡守將遣使獻牛羊
幣帛大軍即還朝議以失事輕宗衡及大同巡撫張
廷拱但錫級視事而山西監視中官劉允中乃極陳
殊破狀叅議王則古以宗衡等有防禦功疏白其誣
帝乃不問時陝西賊盡流入山西巡撫宋統殷不能
禦易以許鼎臣兵部議賊勢衆盛令宗衡移駐平陽
統虎大威李卑賀人龍左良玉諸將兵以平陽澤潞
四十一州縣屬之鼎臣駐汾州統張應昌苟伏威頗
希牧艾萬年諸將兵以汾太沁遼三十七州縣屬之
宗衡聞命即提陽和兵從澤州尾賊至陵川勝之再

敗賊潞安之西和斬首二千級連戰陽城之陽泉沁水之毛連溝鹿臺寺石塔杏谷並破之俘斬皆千人已卑人龍萬年以關中兵至禹臣佯檄人龍自從而陰令潛師由介休靈石進平陽萬年入黃蘆嶺卑入文峪口分道決鬪宗衡怒三將之從禹臣也檄之還三將莫知適從賊大衆遂轉入磨盤山山方廣六百里賊紫金梁等以衆十餘萬踞其中瞰秦豫兵盡聚澤潞東南乃乘虛突犯東北從沁州武鄉以陷遼州時舊帥尤世祿病宗衡怒起之使率人龍卑赴援六年正月復其城故巡撫統殷方擊賊長子賊轉入沁

水復犯竇莊竇莊者錦衣張道濬所居道濬謫戍逃
歸設守其賊見官軍屢勝秦中兵又至懼而欲降紫
金梁免胄見道濬曰我王自用也爲王嘉引所誤故
至此道濬詰以既降復叛之故一賊前致好詞則且
川諸生韓廷憲也乃與定約統殷命守備薛天祿往
受之宗樹部兵秉不備掩襲賊怒殺天祿復叛而南
下廷憲以三騎來歸偵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村婦
貽書問之賊果疑分七大部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
圍孟縣殘忻州窺定襄躡五臺勢猶熾會秦將曹文
詔至與猛如虎屢破賊賊漸衰張應昌任山西總兵

宗衡五擢之不至怒而言於朝俄以賊將窺河北乞
勅河南巡撫樊尚燦預扼之境上又乞勅山西撫鎮
率軍萬年馳勦毋以臣為孤注語多侵畀臣畀臣怒
遂劾監軍主事李蒸殺良冒功以蒸先犯罪為宗衡
所舉用也兩人屢互詆帝亦數下詔囊飭兩人不能
從已賊果入河北山西警漸稀宗衡乃還鎮陽和虎
墩免既遠竄其部下無所歸多叩關乞降宗衡受之
安輯者萬二千餘人大同自是無插部患七年五月
宗衡再疏引疾帝以邊患方棘切責之六月我
大清復西征插漢分兵攻宣府大同山西克保安州

崞縣靈丘萬全左衛破他城堡無算宗衡不敢出戰
既請多發帑金募敢死士帝曰宗衡素恢張自任臨
事乃一籌莫展耶命戴罪視事旋命盡督諸鎮援軍
宗衡屢檄援將吳襄尤世威等皆不至以故疆事大
壞既解嚴自引六罪令區畫善後事宜至九月革任
論罪坐戍邊已而釋還十五年給事中方士亮薦其
才未及召用會

大清兵破臨清宗衡死於兵命復故官予恤典

趙光忭字彥清九江德化人父贊化工部郎中光忭
舉天啟五年進士鄉人曹欽程父事魏忠賢驟得太

僕少卿光忭語之曰富貴一時名節千古君不可不
審欽臣惡之明日即出贛化爲南寧知府贛化以南
寧惡地佗傑而死光忭奔喪歸崇禎初服闋除工部
都水主事歷兵部職方郎中職方故要地時軍事旁
午尤號繁劇光忭才氣豪邁應之有餘深爲尚書楊
嗣昌所倚十年秋達聞薊遼戎務周歷數千里盡得
邊塞形勢戰守機宜列爲十二事以獻帝悉允行明
年三月嗣昌以平賊踰期乞罷舉光忭自代不許自
毛文龍據東江糜餉無算遼左不得其益文龍死陳
繼盛黃龍沈世魁繼之部下皆亂世魁死島中無帥

光忭力贊嗣昌撤之二十年積患始除而於遠計亦左尋錄邊功命俟京卿叙用其冬

大清兵入密雲總督吳阿樹敗沒代者洪承疇未至廷議增設巡撫一人駐密雲遂超擢光忭右僉都御史任之至即發監視中官鄧希詔奸謀帝召希詔還而令分守中官孫茂霖覈實茂霖爲希詔解光忭反得罪永戍廣東居官甫踰月其後希詔卒誅死十五年兵事益亟帝博咨邊才廷臣多舉光忭命復冠帶赴京陛見光忭家素封聞命攜數萬金爲軍前用入都召見德政殿奏對稱旨十一月拜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
務復召對中左門時我

大清已克薊州分兵四出命光忭兼督諸路援軍發
帑金四萬賞功援軍至者甚衆皆觀望及

大清兵南下河澗失守不敢救隨而南已聞塞上警
又疾驅而北十二月給事中曹良直劾光忭不可解
者四帝下詔切責而御史衛周引又言獻縣交河衛
水景州被攻光忭不急救退回高陽坐視淪覆光忭
連被劾疏請罷斥且請以總督讓通州督理侍郎王
鰲永不許明年春言官復論光忭及范志完帝令立

功自贖四月

大清兵北旋光忭合唐通白廣恩等八旗兵邀於螺
山皆敗而走惟火器營以兩監軍御史在焉不動監
軍御史蔣拱宸懼并得罪飾詞以報俄鎮守昌平中
官以大敗聞帝始惡之既解嚴遂獲譴光忭雖文士
有膽決嘗遇敵諸將欲奔光忭坐地不起久之乃引
歸其起自戍中將卒不相習而我

大清兵強甚將士畏如虎故所當輒破五月詔奪職
候勘雷續祚劾志完帝召見力詆志完而稱光忭行
軍有紀帝以光忭逗遛河間獨罪志完無以服其心

遂并逮光怵光怵嘗薦白廣思請召見賜宴帝從之
廣思抗命不赴帝以是惡光怵與志完同日誅福王
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言光怵受事破軍之餘身先被
創與悞國志完駢首西市迄今文武貴賤咸爲抱冤
給事中熊維典亦以爲言乃復其官

范志完虞城人崇禎四年進士授永平推官專理插
漢撫賞意不欲行上疏言權輕請得特疏奏軍事當
事者惡之謫湖廣布政司檢較擢寧國推官歷官分
巡關內僉事十四年十月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西座主周延儒當國有薦志完邊才者十二月復起

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
通州天津諸鎮軍務代楊繩武繩武者雲南彌勒人
由廢吉士改授御史十一年冬用楊嗣昌薦與給事
中徐燿御史任濬同召見奏對如流起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順天洪承疇困松山遂擢總督尋以志完代
之而令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錦加銜督師
明年正月卒官贈兵部尚書廕錦衣世襲百戶進完
志左侍郎督師出關如繩武而以張福臻督薊鎮駐
關內自王樸諸軍敗後兵力益衰松錦相繼失志完
不能救乃舉用無極知縣蕪觀生等八人爲監紀叅

贊官築五城寧遠城南護轉輸募土著資之又議修
覺華島城爲犄角勢帝甚倚之六月易銜爲欽命督
師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節制登津撫鎮遼事急
則移駐中後前屯關內急則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
會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時關內外並建二督而關
外加督師銜地望尤尊又於昌平保定分設二督於
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
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
保定八總兵星羅碁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給
事中方士亮劾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薊督

可裁福臻可罷帝初不從既而召福臻還京令志完兼制閩內移駐閩門志完辭不許為御史竄承勅所劾求去亦不許上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所司不即議踰月始從其言以趙光忭任之而我

大清兵已從牆子嶺入薊州分兵南下兵部劾志完疎防令督軍入援自贖會詔廷臣議要地督撫去留咸言志完貪懦順天永平巡撫潘永圖馬成名失事均應逮治帝以敵兵未退復責令戴罪立功志完素無謀畧畏怯甚不敢一戰畿輔州縣相繼失志完但尾而南行兵所在剽掠至德州欲引入城為僉事雷

續祚所拒續祚遂奏其縱兵淫掠諸罪自是論列者益衆十六年二月永圖成名並伏誅帝猶責志完後効志完終不敢戰軍至山東逗遛觀望州縣多覆沒我

大清兵南攻下海州贛榆沐陽豐縣已而北旋帝屢下詔督責志完光祚皆不進及首輔周延儒督師亦無功五月事定議罪革志完職以王永吉代之召續祚連賈問志完逗遛淫掠狀志完力辨且抵言曾有戰功帝叱其妄問御史吳履中亦對如續祚言遂命下之獄以十二月棄市先是十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

三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於前誅止志完光怵及巡撫成名永圖總兵薛敏忠副將拓永鎮其地悉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德善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遷擢帝之用刑至是窮矣

論曰自熊廷弼後若承宗與崇煥其得罪皆以門戶非爲封疆也自餘有事關門者才具既劣事亦分欲其建功不更難乎嗟嗟國勢愈危而措施愈謬明社之屋也固其宜